

將帥才略

知人薦舉

廣知博識

風俗雜誌

十二

皇朝類苑

五十六卷

新編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將帥方略

武陽

武陽辰陽盛陽清州邵陽五州各有營寨保聚依山
阻江邊十餘萬在焉希能周折逢時數出寇邊以
圖邊服之二州被掠民害甚深不寧一木植既下
湖思得通蠻情冒險托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
或州徑入秦非堆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折逢時
能以戰圖立功續靈伏之 本報自至開下
用面以一路之軍付之起辦黃除長州刺史官其一
子為始立諸子其厚心使自詳更番蓋予一州租賦
非雖必新其城皆好戰功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
人皆能戰事變本營山戰軍現知成德又選親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將帥才略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 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徑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伏之 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面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繫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



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類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晏安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魏能楊延朗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甲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

王觀文

王觀文韶始爲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樞密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調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爲可行後掌秦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幹蕃部自是其謀浸廣欲盡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爲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駟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旣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盜官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岷疊岩而爲岷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時以客省使憲州刺史。徃征梅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筋角解弛。手素令削木為弩。平且賊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其巢穴。

李重貴

李重貴。孟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得對。因言賊居砂磧。逐水草。便於戰鬥。利則進。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不來接戰。欲追則人馬乏。將守則地無堅壘。賊若未平。重貴等何顏復見陛下。太宗喜。出御劍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並東軒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

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詰且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無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體。以故羣師不悅。後為邠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知襄州。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云。欲闔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自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嘆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

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鑑討具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具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鑑九鑑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具州。擒王則初。彥博至具州。與明鑑督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具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弃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褌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

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此不可。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劊刺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着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擒之。巒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於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覘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州堡寨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

理寺丞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吏運路北可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邪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不允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有旦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効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少尚氣節以蔭補將作監生薄累選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拘繫之使自凭欄立膊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膊

主簿

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入期某人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于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謙使詣闕訟寃而陰為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絃奏雪其罪復衛尉寺丞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臼七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

之須吏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闕芻糧俱乏卞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人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疾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羸屬親入其得觀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噐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疆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五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卞衡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卞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項之卞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卞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六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環州以屬差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卞衡素得差屬心而清澗城已因奏徙卞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屬強未嘗出見州官聞卞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卞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七

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切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調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爲間也。

九

環原之間屬差有明珠滅藏康奴三種最大，素魏橫滑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宜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接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差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清澗環州吏及屬差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諲詠諮諤所記誼。

十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

吳境爲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審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縣者种洛苑書意，欲更求通和邪？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

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十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蔽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其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亡爲賊矣。請各集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以禦之？乃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二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縣令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舩百餘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却之。蠻皆歛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

樂而入，軍不視死，登城，子死於賊人之家，而不哭，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九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知州，侍其淵在廣州，軍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以焚西門，六月，城上人不能立，軍校請軍下城，少休息，軍欲從之，淵奮劔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殺，當廷亦當族汝，全部欲何之？軍乃止。士氣亦自倍，蠻軍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日進一奏，又召軍至雄州計事，軍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軍只在廣州端坐，及奏，軍退走，圍解，軍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軍不自言，黃固當圍城時，最輸力，曰：而磨勘有不足，有

亦得罪，城功亦不錄。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卬、卿將廣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塞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城門，非徙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葉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擣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小城，客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政攻白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北，都巡檢范全

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丞受石全正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表主入城闢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九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爨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偽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彼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噐城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毀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

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繼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兩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錯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栳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諫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右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備火箭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以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衆請髡髮衣相服挾弓矢賫糗糧詐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荅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王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爲王吉之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返白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

倉卒無以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寇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太宗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虜大至翰等按圖布陣相去各百步衆懼無鬪志延進曰不如合而擊之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遂改爲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遷右監門衛將軍並凍水紀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爲頓師之地俟秦民稍蘇開營田積邊粟修五原故塞之地党項之首豪爲

我鷹犬若爾則不獨措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乘之役費緡粟數千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爲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玉壘清話

二

鄭工部文寶爲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赴芻粟越瀚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羗之語皆通曉鄭必知靈武不可守故參校使傅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無開邊疲弊百姓太宗閱奏極怒據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廢壘築

為清遠軍三過貶彬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
靈武果沒遂班師李順梗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
之鄙必知趨棧以進分兵夜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
車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峽
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 太宗終怒藍山任
蒲更移枝江宗山二縣牢蒲六年方復 湘山野錄

喃斯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喃
斯囉遣使李波末裏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奉喃斯囉前妻今為尼已有二子曰瞎氈
磨氈喃斯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喃斯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已號瞎氈磨氈並除團練
使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磨氈自請

磨

曰

奮擊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
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朝當公
事渙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楊文公談苑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國？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國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辭一闋，携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大。為誰歸去。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國？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國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辭一闋，携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大。為誰歸去。

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嫌調鼎事無功老於崑廊韞籍不減湘山野錄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試面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強問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東事曰某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入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陽宴尚書省論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弃材之主也東坡集

姜遵素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與朱

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廷瘠嘗同衆客見諫議大夫美
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
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
唯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
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凍水

高保寅

高保寅字齊巽歸朝知懷州時蘇易簡王欽若並妙
年在同州錢若水為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
也保寅一見皆許以遠大議者多其知人范蜀公蒙

胥內翰

宋鄭公庫省試良玉不琢賦魏為擅場時太宗胥
內翰傳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

押韻一韻內有環奇擅名及曾無刻畫之名之句深
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為擅聲後埒之於第一殆發試
卷果鄭公也胥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
於時若歐陽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眷眄亦衰故
學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閨
州公平日瀚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獨
宋鄭公卹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南宮誠

馮大參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謬窳鑑
堅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拚
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
不免以公冠於鄉飯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
遷潭倅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翮曾得天風逸

羽翰恩比立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嘆
音題絕千里長思道義懼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
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並
山野錄

孫參政

孫參政林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
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
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
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
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盧士倫

張待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
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

莫敢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
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
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
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
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懲之
今變節為善士矣為廢薦而去並東軒筆錄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
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實程文語范曰君
文合在第一暫屈居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
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
事登庸衣鉢盡相傳隴水燕談

孫宣公

宋尚書祈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爽一見竒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聚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廬陵歸田錄

張邳崖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邳崖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慎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佗

忠定公語錄

二

張尚書鎮蜀時丞旨彭公

乘

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

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清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襴鞞懷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歧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墮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縉抄二百道為縷細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湘山野錄

三

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景德元年李昉與同門生張及張達詣州請解先於承引司通百姓名下桑梓狀公判云入試一日前陳桑梓二拜旁小注云不得唱昉與同人却就客

次具襪鞞各贄事業十卷啓狀一通公坐廳衣朝服
輒履客將着衫鞞遣接事業公遍閱啓狀廻報云承
見示至業末公試謝來尋差節度推官韋宿充試官
試官申乞差監試官公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引
司復申桑梓狀公判云免桑梓客將引上廳客禮及
試日公送牌印付通判廳曰今爲國家試舉人如有
生事則報來臨試時始問韋宿曰今日試何題目對
曰試上善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曰詩題陳熟改
試朝日蓮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對曰試禹稷
之功王者事業州郡豈合問佗吾曾見州郡中策舉
人問國家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孰先論公
曰祇此亦可以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
人俱獲解送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賦送三秀

才應舉詩公首唱五言古調詩并序曰益部去帝鄉
四千里平昔英俊迨於進趨况更賊亂之餘例乏資
生之計鄉老之薦聲響久絕今年華陽邑大夫以三
進士爲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迹忘遐
關心戀明聖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於無
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響真士斯筵之啓迨若是
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喜因歌詩以將之衆君
子辭學先鳴請爲賡歌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仍
奏給三人驛券赴京兩川士子目爲盛事方奮起家
榮鄉之志

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
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

未用以臣度太右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宜召學士草麻太右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呂許公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九有一介之善必取錄之杜丞相銜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

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王化基

鞠諫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諫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李文靖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曰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荅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朱翰林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家貧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林龍圖鐫刀秘閣術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况彭年寔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備清河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壘清話

王章惠

通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卍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道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无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為使九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行制

涑水紀聞

謝諫議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財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筆錄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
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倦遊雜錄

二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羣言沸搖懷甓以
伺其出泌知潛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
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
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避防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
都人歛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
雜以避擲甓之患公深慕虛玄朴素恬簡病革盥沐
衣羽服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歌

款

王文正

一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
嘗有一言可罷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
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
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
守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
令宣力公乃語趙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
宜矣使與衆人騁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爲也公
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二

王文正公且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
來中書坐聖語問公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召

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
上上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
向道須問王某度此命遂罷

三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爲將作監丞不復仕進
杜門燕居有儒雅之舉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
改太子中元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
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並名臣遺事

四

真宗時王文正且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
者既退且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
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

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且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
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
且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
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且於上上益
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且薦樞密
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
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
且且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
白晝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
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
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
復見且具道其事謂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

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且笑曰：外廷之議，何其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變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億由是益服且之識度。涑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七

廣博知識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銅鑄之，其器負徑八尺，形似酒罇，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制，皆在樽中。龍首以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分州地動，則龍銜之丸而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分地震也。嘗有九落久無奏報，未幾隴右地震也。此法又亡，更無補續矣。又按張衡靈憲云：元氣剖判，清濁異位，地定於內而體於陰，地有九域山川，聖人始紀綱而後經緯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也。河圖云：

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舟行人之覺矣詳其地右動非震也旋行而動爾人所不知者若舟中不窺岸閉牖而坐定不知舟行矣張衡窮物理之極致焉伺其右旋地道壅塞之時乃氣凌此州之分機關素輕則爲之動焉如人身中息氣晝夜從頭至足周身一萬三千五百息且會寸口其或營行壅滯不通行處便成癰癤瘡炮時譬丸之落處也故漢翼奉云人氣尚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星氣日蝕地變見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陽之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也又易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或曰爲張衡得以匠思而作爲傳習乎通曰厥疑有三必難盡驗也

一如嶺表兼海中洲渚頻動居人以爲常也此儀可驗則楊州之分日日時時落九也二張衡不教子孫後無述焉三於國家無大利也故不行于代矣

論取火

古法用火隨時不同人免疫氣矣或曰火是壹氣豈同水有山井兩川不同耶通曰火以木爲母母木有異故也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終而復始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蓋食榆柳之火也孟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櫛冬取槐檀也此乃四時五取也以季夏取桑柘則益脾也或曰古之取火必以所利者何通曰火亦氣也又食此氣五藏迭休因王相是以春宜榆柳之氣至冬宜槐檀之氣則百疫不生苟此道不行人嬰逆氣犯乎厲惡也此改火之法豈

皇朝卷五十八 二
可輕易漢武置別火官令丞專掌司四取火之事也此五帝之世設五行之官火官之職司四時五變之術是以共工祝融爲火正焉或曰火之爲氣可堪食乎通曰火以熱爲氣人之食熱豈非食乎故易有水火既濟則水本寒爲火之奪彌久成熱矣人利於熱則或濟用焉豈不見藝勞薪爲味味必不正若正則荀公不別矣又有悞以巴豆木入爨令人洩痢不止其如乾糞梟草炊爨令物味惡是也火官不得不重慎歟昔并州之俗爲介之推禁火此疑古人託以鬼神爲名得以盡禁然後用鑽燧出之得變新氣也并州之俗又成太過冷食斯久民有餒死者故魏明帝出罰令甚嚴故止用舉爲并州刺史移書介推止禁三日後國家鑽燧賜群臣火泐之爲禮式焉今

大宋應乎火德若按法取之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餘四時唯取食爾供其太官御膳用之其利深博哉

論正朔

昔者皇王受命必改正朔示不相沿而革人視聽之故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爲正天所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蓋王者法天地人故曰三統也觀古之三統循環終始文質不同用捨有異其如秦變周制以十月建亥爲正此三統之外際三才外爲法何耶所以後代史家謂爲閏秦者猶十二月外加一月歸餘於終爾漢高祖得天下以滅學坑儒之後尚行秦制至孝武帝方用夏正所以必用夏后氏之正者故孔子曰行

夏之時左傳夏數得天也至唐武后永昌元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後復用夏正肅宗上元元年用建子為正三年還以今正月為歲首矣並湘山野錄

論太平

帝王受命化成乃登封岱勤成頌以紀太平之功焉太平者天下之人家給民足路無欲數時康穀稔物無疵厲刑罰措置之謂也故太階六符相對而平正乃曰太平也唐太宗即位與羣臣議為行王道霸道耶有言宜行帝王道封德彝沮其議帝王之道行之遲效請以霸道魏杜堅請行王道數年之間天下治太宗曰恨封德彝不見今日之太平也今聖上初即位以比紀年號俾致其太平也贊寧要言

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

唐陸佃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生而為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其蛟出穀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西城之伊山目擊此事文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余切恠之雜草往觀果一巨蛇雌雉蟠結糾纏津沫狼籍斯須雉驚而飛蛇入草始驗佃之說王壘清話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常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舒縮良久兩大作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角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真龍時天清霧忽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

望。鼂然無數。泊甚震駭。良久而沒。楊文公談苑

氏族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娑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千六族九十二姓九三卅公者。曰膏梁。有今僕者。曰華腹。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太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

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卅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撰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督官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王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哀息。袁

記里鼓

西京記云。記里鼓者。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則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鐘。其機法皆妙絕焉。隋開皇九年。平陳。得此車。唐得而用焉。金公亮重修此

車古制或云數里數也今皇朝蘇弼重修焉

銅渾儀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始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澤儀并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魚尾鵠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今亦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鵠吻狀亦不類魚尾

磁石指南指西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盃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絲為最善其法取新蠟中獨蠶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金雞放赦

杜鎬言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關東風俗傳云宋存玉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為度隋書刑法志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右樹鼓千聲宣鼓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

未知孰是。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為澤。今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是二物，割其形，揭於長竿，使眾人觀之也。揚文公談苑

延州五城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張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石油墨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漆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需燭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

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窮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鹽南風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

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跳兔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蹶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螻

螻螻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螻即詩所謂螻首蛾眉者也取其預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螻亦螻之類也

白鴈謂之霜信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淤田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斛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隄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大陸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西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乃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舜

縣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九大海漳水。溥施泳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淮泗不入江

唐李翱爲來南錄云。自淮泇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鴈蕩山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且東南大海際。

漢

鴈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鴈蕩經行雲漢。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永嘉守。九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嶮恠。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巖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崑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聞溝壑中。

霄

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崑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
天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
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
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毛羅島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
中有三十餘人皆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布
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
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
告授毛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
麗狀亦稱毛羅島蓋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
舡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藕入種之初歲亦如
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

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搞以酒食食罷以手捧
首而駮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舡木
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
喜復捧首而駮

朱輦國入貢撒殿

熙寧中朱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
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
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
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授副內臣
歲首畫鐘馗于門

歲首畫鐘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
塚有石誌乃宋宗懋母鄭夫人宗懋有妹名鍾馗則
知鍾馗之設亦遠

雀舌茶牙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穎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牙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惟牙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穎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諳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崙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焦核荔枝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燻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不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針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獲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肯。

養鷹法謂之味漱

養鷹顛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峻反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顛法度乃醫療之術。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玉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罨于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烈徐徐行入草蛛啣芋梗微破以瘡就啣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油煎蛤蚧

持

鷓鴣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鯪一食數升鮓鯪乃今之烏鯪
腹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
蜜擁劔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
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
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羣學士會於
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饗之烹之久而不至
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
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
無下筋處主人則捧而橫噉終不能咀嚼而罷

烏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
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
儀官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

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濡兢
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黑體
黑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
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並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八

對昔之...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廣知博識

北岳

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春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鴈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北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

至今有行宮在

海子園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之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李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澤園予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正為定帥乃與之同議使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涵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並筆談

雨盤治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

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功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襍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襍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始得其義故顏之推說云江左有灼槩以首大如灼故云

字學

唐末文籍亡散諸儒不知字學江南唯徐鉉徐鉉中朝郭怒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鉉為說文系傳怒先作

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旬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冰字曰陽凝元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為樸耳

唐玄宗改尚書古文作今字學者始不識古文予見秘閣學士校書有亂音替古字以墨點其處曰疑已上見景文公筆記

百藥枕

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多品甚衆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之有右正言崔邁任峽路轉運邁苦多病素有栢枕方令齋萬錢遍市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栢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卧數月得癩病眉鬚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為藥力薰發骨節間疾氣

濕帟化為菌

錢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廬多汙漚太師之第屋木有存者視書屋牀榻尚在無復卷冊悉化為菌熟視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識蓋楮之變也並楊公談

疥有五德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令人义

手揩捺禮也。生指鐔骨節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予嘗患此。自十一歲。至于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為最詳。故錄之。

皂莢壞鐵

鐵碓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椎皂莢。則一夕破碎。鞭以箠馬。則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矣。並東南記事

葉縣石刻

汝州葉縣大井澗。忽有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隕。汝海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寘於縣祠中。烹禱日盛。貪夫至有濬井掘田。願求國寶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鳧觀北極殿。有一礎為柱所墜。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求筭。享國

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詔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弃井中。後得之。遂惑焉。湘山野錄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崑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慎火木

酉陽雜俎云。廣州有慎火木。大三四圍。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護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錯如錦。予嘗兩至番禺。段成式所謂慎火。乃烽大木耳。又名龍骨。其幹葉若慎火。斷之有白汁。著人

肌膚遂成瘡痂亦無花蓋不失者誤傳也

並倦遊雜

末厥

歐陽尚書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呼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爾但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亦不可以對卑九字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是汙濫之稱其實不然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汙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已廢語猶相傳俳優人言河市樂說者謂起石駙馬在南都其家樂甚盛詆誚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行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都是不隸名軍中在河市者散樂名也

農夫之慶已下之七行元在我田既賦之下然今誤在此據筆談才十四而正之

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末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柄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恐別有理

筆談

二

孫字呼關切頑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有盃前膽不孫趙颺有吞舩酒膽孫之句而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何也

漢皋詩話

音韻之學

音韻之學自沉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

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或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我有君子有穀貽爾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有其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

瓚

又人謂事之陳久為瓚本緣五代時有馬瓚者為便幕官其人魯贛有所聞見它人已厭熟而已甫以為新奇而道之故時人見有似者輒號馬瓚云劉貢父詩話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聲春秋胥臣漢雍齒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聲去聲呼之蓋蜀人率以平為去

出筆談

杜子羨

杜子羨和裴迪早梅詩有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蓋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人落故逐上春來

漢臯詩

詩

二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是何本草赫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

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笋。煮食之，類芋魁云。

後山居士詩話

三

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一詩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雅。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士大夫家藏唐本題杜東羨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惠二還東溪，因置一送。惠子曰：魚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盃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今子羨集中所無，而用字亦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作却盡生意，味遠矣。

邵謁詩

余亡友李秉彜德叟嘗為余曰：家藏唐邵謁詩八十一篇，甚工。謁選於吏部部中，榜此詩曰：有能過此者，當先注官。衆無間言。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世以為工矣。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余欲借傳，因循不果。此事不載於唐書、野史、小說中，皆未嘗見之。唐文藝傳中有邵悅無邵謁也。

李希声詩話

僧贊寧

一

僧贊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雨，陰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耶。寧曰：此燐力振切火也。兵戰血，或牛羊馬

血着地則凝結遂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遷拜之曰掘之皆斷鏘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二

江南徐諤知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姿度喜畜竒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絲翠奪目朱冠糾毛金背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畫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鳥和切海水或涖則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淡兼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

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白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並湘山野錄

三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僕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齮之去土丈餘果得臣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

苑

揚公談

能萬卷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

學著典類一百二十卷天禧中秘館求書王冀公欽
若時請附焉冀公左所禮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
時儒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閱唐韻諸生常竊笑一
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爲虎魄賦其韻曰脂入于地千
載成虎魄諸生皆不論因情之不悅九月餘檢經史
殆百家會聚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
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板情詳
閱諸生檢之果載楓字註中云黃帝殺蚩尤弃其柩
枯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珀後諸生始敬此
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嶠詩詠魄詩有
曾爲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蒲其中千年猶可覲
之句未知孰是余頃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
信嶠詩不誣

湘山野錄

錢昱

錢昱忠獻王佐長子也讀書強記在故國與贊寧僧
錄迭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
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
受禪伯父俶遣持貢入閣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
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
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
在優等改秘書監尤善書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
左右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面書體格浮軟其失
仍俗獨此兕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
賜之後南郊當增秩上曰丞即德星象昱王孫也
操檢無守不宜應之授郢團蓋慎惜名器也

杜文正

長安一巨冢壞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十六字人莫之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詞曰太王遷洛岐鄠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鄠鎬以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哀公篆曰岐鄠錫公必秦哀之墓也後耕人果得折豐碑刻云秦哀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精與徐鉉校定悅文又同

楊文舉

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遂直館篆 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謚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陶尚書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爲大禮使以鹵薄青油隊舊有甲騎盡取於武庫磨鏗堅厚精明可畏於禮容

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爲禮儀使出意蘊之以青綠盡黃絕爲甲紋青布裹之綠青絕爲下裙絳皮爲絡長短至膝如珂紋銅鈴遶前膺及後鞞至今用焉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曆象時僞晉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輩無左袵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薨於漢又孛東起芒侵於北谷曰胡雛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

竇仁惠

竇禹鈞主五子儀儼偁偁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五龍昆仲材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

寡學忌儀該傳極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弟儼素
蘊大學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
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筦調
之二年方合天律又善樂章凡二絃之阮七絃之琴
十三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
漏之箎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筦之簫皆立譜調按通
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日
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曆
與盧多遜揚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一公曰丁卯歲五
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
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
連珠於奎 太宗時鎮兗海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謚
仁惠公 玉壘清話

請

二

太宗欲改元謂宰相等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時宰相以乾德為情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
蜀官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奩且得鑑背字云
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
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秦曰蜀少主曾有
此號鑑必蜀中所鑄 太祖大喜因歎曰作宰相須
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劉貢父詩話

胡秘監

一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寔致仕高年各賜束帛
時胡大監且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
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

還五匹情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
芟芟貫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
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挺之脯其寔一束也若
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
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 湘山野錄

二

楊戩幾孜言胡秘監且退居襄陽鏡大硯以著漢春
秋書成瘞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
善惡然世不傳戩幾亦有所述 春明退朝錄

韓溥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
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亶亶可聽號為近世肉
譜

王貽孫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
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
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
不跪普問其所出對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
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范蜀公蒙求

劉吉

劉吉護治京東河決時張去華任轉運使巡視河上
方會食坐客數十人鱸鯉為饌去華頽謂四坐曰南
人住水鄉多以魚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若輕鄙南
土吉奮然對曰運使舉進士狀元曾不讀書何自彰
其寡學尚書禹決九川有魚鼈使民鮮食准夷蠙珠

暨魚易始之九二庖有與又下繫庖犧氏以畋以漁
蓋取諸離周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辨魚物供王膳
羞詩載嘉魚魚藻九罭之篇小雅云庖鱘膾脍張仲
孝友國風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又曰惟能烹魚漑
之釜鬻戴記云小潦降不獻魚鱘不中殺不鬻於市
居山者不以魚鱘爲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
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
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飧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
子產鄭人而人獻生魚子公亦鄭人解龜染指於鼎
公父丈伯魯人羞鱘致客怒而出大舜漁於雷澤禹
望釣於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太官之盛饌
宗祊之備物皆薦是品而商旅販鬻閭閻啖食其濟

文

民食廣矣何談之容易去華色沮不能酬其言

楊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九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風俗雜誌

辰砂

辰州朱砂嘉者出蠻峒錦州界犛獠峒老鴉井其井深廣十丈高亦如之欲取砂必聚薪于井俟滿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爲煙氣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色頑石有砂處即有小龕龕中生白石床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光如磬玉可鑑研之如猩血砂泊床大者重七八斤價十萬小者五六萬昆州亦有赤色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

瘡羹

真宗時有人奉使交趾以瘡羹配籠餅而食羹中血

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泪迴若求其法，乃取牛蟬淪而去其皮耳。

華清宮

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山半有玉蘂峯。天聖末，予爲學于山之嶺，所謂朝元閣者，峰側有夾柱，作王母之像，雖小有損腐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階甃以蓮花磚，千餘步，則栽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紅綿，組宮女攀援而上。慶曆中，再游論王母之像，失之已久。石柱孔已爲庸道士燒爲灰，而塗壁矣。嶺之陰，溫泉湧流，嶺之南有丹霞泉者，極寒冽，予嘗夏盥于彼。

二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隅十數步，間有

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幹頗瘁。相傳云：明皇泊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歡也。杜太監植嘗言：南方無好羊泊麩，惟魚稻爲嘉。故南人嗜之，北方魚稻不多，而肉麩嘉，故北人嗜之。易地則皆然，不必相非笑也。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驛。其西有踈陂，東有鴨陂。白碑亦當作陂澤之陂也。蓋驛側數里有後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蕭嵩爲其祖，立碑于驛之北，因此人以陂爲碑，誤也。

虎畏橐駝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齊州北境。時河水漸退，葭

葵阻深武臣以橐駝十數頭負囊篋冒暑宵征有虎
搏於道右駝既見鳴且逐之虎大怖駭棄三子而走
役卒獲其子而鬻之

石魚

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握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鯽洎
鯽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真燒之尚
作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出類塞漸
久而土凝為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
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正
州也

沸沙

荆江自湖口而上有沸沙舡行或屹然而止其下即
沙水湧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湮溺為蘆簞

五七番置油米于其上擗之舡下乃得行

石燕

零陵出石燕舊傳遇雨則飛嘗見同年謝郎中鴻云
向在鄉中山寺為學高崑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
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墜地
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能飛也予向過永州有人贈
一石板上亦有燕形者在焉土人呼為燕窠

陽朔石峯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如黛
染陽朔縣尤佳四面峰巒駢立故沈水部彬嘗題詩
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
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

南海啖檳榔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胃中痞滯故常啖檳榔日數十口以救樓藤泊蜆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師孟知番禺凡左右侍吏啖檳榔者悉杖之或問其故曰我惡其口唇如嗽血耳

蟻鯮

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脫即爲蝦土人遇夜於水次秉炬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筴漉取搏之如合捧每搏一两錢以豚鬻參之爲鯮號天蝦鯮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杪有數升器者取其郊并蟻以糝泊薑鹽釀爲鯮云味極辛辣

杭人好飾門窻什器

熙寧八年淮浙大旱米價翔踴人多殍餓杭人素輕夸好羨潔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飾門窓具什器荒歉

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爲薪列賣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有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瘴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爲茶床高釘故云公筵多釘木饅頭或謂嶺南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槩造五十隻談者之過也並倦遊雜錄

嶺南人相呼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邀男名滿即呼韋邀作父滿韋全女名拚娘即呼韋全作父拚韋庶女

名睡娘即呼韋庶作父睡妻作嬾睡

閩人稱呼

閩人謂子為囡謂父為郎罷故顧况有囡哀閩一篇曰囡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囡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囡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蓋唐世多取閩童為閩奴以進之故况陳其苦以諷焉

並青箱雜記

西域山水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

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見筆談

洛陽貢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朶用菜葉寶籠中籍覆上下使馬上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迄

今歲貢不絕

海仙花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尤長花尤密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裊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而為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又曰錦帶為名太卑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硯

一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它道李氏亡居民苦

溪之回遠導之如初而石乃絕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二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若青金色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曰即自然銅也理極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末鎮青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石乃斷裂

並灑水燕談

三

余為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崑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觀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黠青綠間暈負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崑石也採於水底最為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

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漫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崑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亦得端崑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崑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東軒筆錄

四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室蕭然終日默坐唯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為硯其理紅黃相參又

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霞花卉石自有膏潤浮泛墨色覆之以匣至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謂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墨

蒲陽蔡君謨嘗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庭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珪或為邽弟庭寬庭實男承曼男文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珣柴成務李文遠皆遇陳贇著名當時其製有劔脊圓餅握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為龍紋其幙音漫有宣府字或止云宣城著姓氏或別州府今人間亦有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

鱔魚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為鱔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鱔魚為吏部遠徙今鱔魚賊人則不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干市圖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鱔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睥目利齒見之駭人邠化山谷間大率為鱔者十二三焉餘或為鼃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法相院矮檜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纔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三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翫士人目

其寺曰矮栝真宗祀老子嘗駐驛其下今御榻尚在故子履詩曰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于今涕洟然

慈航院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曰飛來靈鷲嶺化在寶陀山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舟出二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免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曰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沙皆紀實也

瓊花

揚州石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唯

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藥花也並瀝水燕談

二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藥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李學士談

茶

一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皇帝尤珍惜雖輔相未嘗輒賜唯郊禮致齋之夕兩

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畜之以為至寶不敢輒試時有佳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也羅

水燕談

二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日近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訖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九十品曰龍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坐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

氏

品也。丁謂爲百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法。今行於世。揚文公談苑

三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青箱雜記

取碑碣爲塔材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悉取碑碣以爲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亡七八。揚大年談苑叙武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天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

威州

唐李衛公維州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維州名相亂，郵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

西溪寺石

華陰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甚，而書畫竒玩，充實巾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絕。故歐陽公贈之詩曰：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於閣中有光燁然，且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華下勝處，郡僚宴集之地，每以此石鎮內耳。至夜褒移至它處，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爲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純粹，光彩燦然。工人驚曰：至寶曰金玉，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因獻之。

遂以爲壘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壘同乃改曰
鎮潼軍此亦異也余叔博士早爲華州幕官故知其
詳或以爲褒所獻琢爲蒼璧未審孰是

烏魚骨毒牡丹

洛陽牡丹歲蟲蠹則開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
死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魚骨刺花樹皮中
花必死蓋牡丹忌烏魚耳

陳太丘碑

熙寧中余爲老之蒙城主簿聞鄧縣北唯水之陽漢
太丘長陳寔廟前有蔡中郎太丘碑詢土人云無有
也一日泐牒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訪得之已爲
村人纜爲橋脚矣唯方跌在水溪因昇至祠下石五
段字正隸皆訛缺不可讀僅有一二存者獨碑陰故

吏姓名差完其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
因教吏磨墨模本將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
公薨至今以爲恨

古銅魚符

李文邵推官於壽光縣東境稻田中得古銅魚左符
以遺余銅正赤二寸許背刻爲魚頭尾鱗鬣具面刻
一同字深二分許所以合信也環字刻刺史官氏云
左雲麾將軍行磨義州刺史特節磨米州諸軍事高
從政鐫刻極工字小訛筆法精妙類歐陽率更書按
唐貞觀中平高麗裂其地爲十二州各因其酋長以
爲刺史磨米其一也左符乃所頒者當在其國不知
緣何遺於此也壽光青屬邑其東瀕海矣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鷗
青紙如餅搽為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傳以
五彩近岸為寒蘆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
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
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
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置之每以為恨其後再訪都
市不復有矣

齊南陵古鑑

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大小二徑六七
寸明徹驚人非它鑑比其背郭皆有詞可讀大為小
篆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芙蓉茂林叢竹又為孤雲
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逍遙其間似非世間人有
飄逸不可攀之高致蓋昔之高人逋客能自放於寂

寞之鄉有足以寓意寫懷者未嘗遺物鑑所以寄一
時之適耳豈良工巧冶所能知耶附麗亦為雜花皆
古簡不可識元豐初終南作磐良翁得其一而小者
尚藏民家南陽賈黯大年求得之一日相遇於臨淄
阿育寺出二鑿示客客請命而為一使二鑿不相去
遂并以歸大年鳳凰雙鎖南金裝陰陽合配為日月
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
心照膽保千春煉形巧冶管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
停空當戶寫翠對臉傳紅綺窻繡幌俱含影中

羽陽古瓦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
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民濬
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首完而徑四寸四分瓦面

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地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峯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形獄摹刊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刊

椰子木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櫻櫚大者高百餘尺花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數十房實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熟乾差小外有黃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戲爲詩曰百果之中爾最尊檳榔應是爾雲孫沈佺期亦有題椰子詩曰叢生雕首園實檳榔身殼上有二穴芽出穴中殼肉類羅服皮味苦而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人

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漿者是也治消濁塗鬚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去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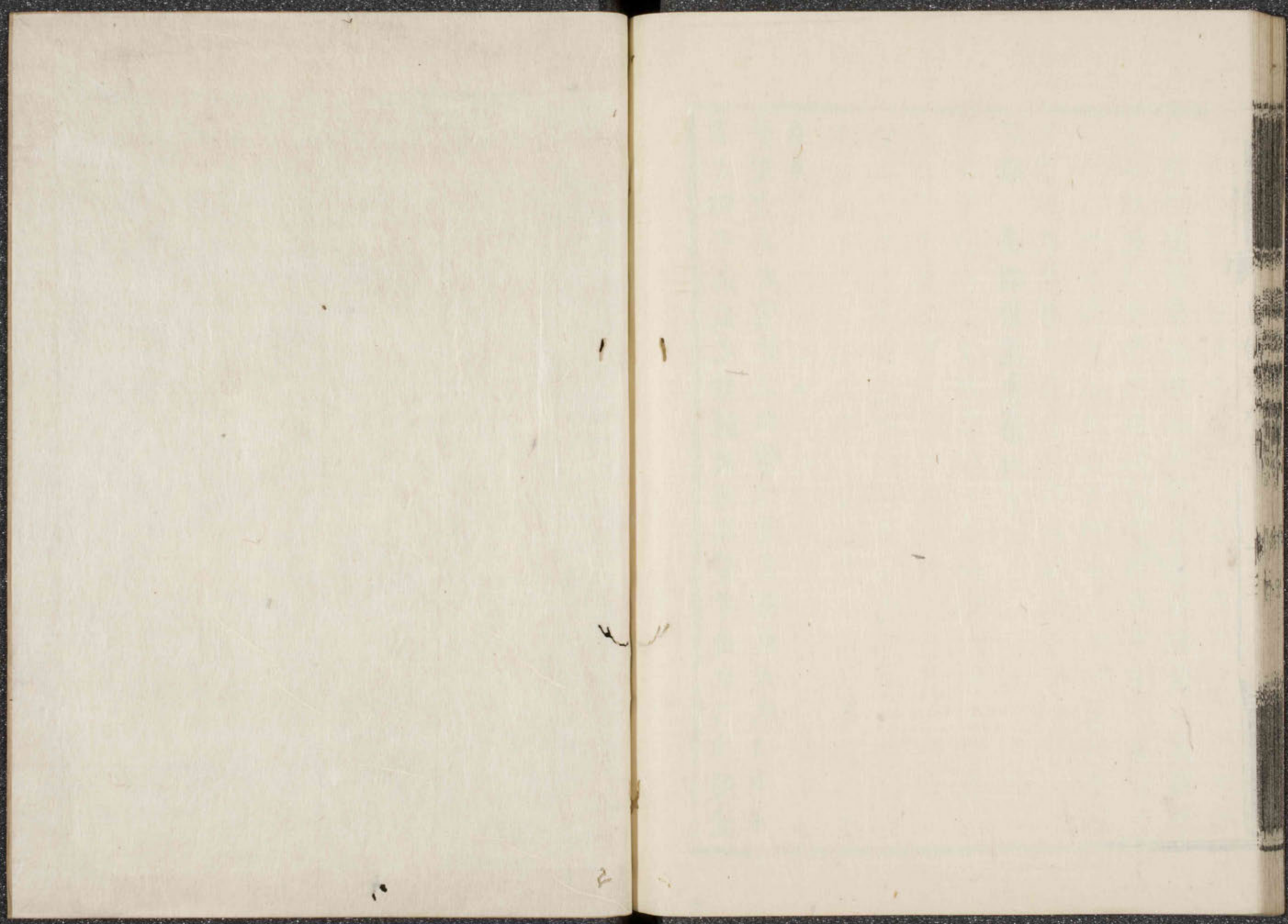
並瀝水

燕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

除朝 遠傳...

...



110X
40
15